

汉语东南诸方言的“姆”与“嫲”*

叶雁鹏

[提要] 今汉语东南诸方言称母为“姆”，以及湖北黄孝方言仍见“嫲”系遗存，可与春秋战国时代楚地金文用“嫲”字记录楚姓“𡗗”以及《切韵》所说“嫲”乃“楚（夷）人呼母”相印证。利用历史文献与共时方言互证，可确定“姆”系与“嫲”系存在语音对应与先后演变关系。古楚方言的“嫲”（𡗗）及今汉语东南诸方言的“姆”来自早期壮傣语支的 *mee^C，这是古楚方言及吴语、闽语、客家话等东南诸方言具有侗台语底层在词汇上的一例明证。此外，本文借助“姆”的音韵层次特点，分别拟测了“姆”进入吴语和客家话的时代。

[关键词] 母亲称谓 汉语方言 侗台语 底层词 语言接触

一 “姆”系的分布

汉语南方一些方言的母亲称谓及其他一些女性亲属称谓中存在 me/mei 这个语素，下文除引文外一律用“姆”来记录该语素。先来看吴语部分方言点的女性亲属称谓，见下表 1。

表 1 吴语部分方言点的“姆”^①

方言点	称谓	读音	声调	中古韵类	材料来源
苏州	叔母	姆[sən ⁴ me ¹]	阴平	灰合一	叶祥苓（1988:382）
丽水	母亲	嫲[me ¹]	阴平	脂 B 开三、灰合一	傅国通、郑张尚芳（2015:913）
松阳	母亲	妈[me ⁵]	阴去	哈开一、灰合一	同上
常山	母亲	□[mue ⁵]	阴上	支 A 开三、灰合一	曹志耘等（2000:316）
开化	母亲	美 ³ [me ³]	阴上	灰合一	同上
遂昌	母亲	□[mei ¹]	阴平	灰合一、微合三	曹志耘等（2000:317）
缙云	祖母	□□[mei ⁵ mei ⁵]	阴去	灰合一	王文胜（2012:156）

该语素在古汉语中找不到与之音义相匹配的词，因而关于其本字迄无定论。吴语各方言点中该语素的韵母所对应的中古韵类有所参差，但取“最大公约数”可对应《切韵》的灰合一^②。这也表明该类语素无论是来自汉语自身，还是由外部借入，都同出一源。但是，各方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先后得到汪维辉、庄初升、徐烨、李豪、许仕波、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边田钢等师友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文中错误与纰漏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① 表 1 中“声调”是指语素“姆”的声调。“中古韵类”是指各方言点中“姆”所对应的《切韵》韵类（仅看帮系声母字）。下文表 2 亦复如是，不再赘述。

^② 取音类对应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思路来自黄河（2021）。

言点该类语素的声调并不一致，有阴平、阴上和阴去三种调类。

此外，其他东南方言的女性亲属称谓中也存在 me/mei 这个语素，见下表 2。

表 2 客家话、畲话^①、乡话及土话等方言的“姆”

方言点		称谓	读音	声调	中古韵类	材料来源
客家话	梅县	母亲	阿姆[a ¹ me ¹]	阴平	[支 A 开三（舐）] [齐开四（细）]	黄雪贞（1995:56）
	安远 （龙布）	叔母	姆姆[mei ¹ mei ¹]/ 姆[mei ¹]	阴平	微合三、灰合一、 齐开四、支 B 开三	笔者调查
	香港新界 （1879）	母亲	亚媸[a ¹ mi ¹]/ 媸[mi ¹]	阴平	微合三、齐开四、 支 B 开三	庄初升、黄婷婷 （2014:93）
	南康潭口	伯母	伯𪛗[pa ²⁷ me ³]	上声	支 B 开三、微合三、 齐开四	温珍琴（2018:56）
		婶婶	𪛗𪛗[me ³ me ³]			
畲话	贵溪樟坪	母亲	阿□[ai ¹ me ¹]	阴平	灰合一	刘纶鑫、余颂辉 （2008:99）
	铅山太源	母亲	阿𪛗[ai ¹ me ¹]	阴平	—	胡松柏、胡德荣 （2013:148）
乡话	城步巡头	叔母	□□[me ³ me]	上声	祭 A 开三、脂 B 开三、 先开四	郑焱霞、彭建国 （2016:146）
土话	汝城濠头	舅母	舅媸 [tɕ ^h iəu ¹ muɛi ²]	阳平	灰合一、脂 B 开三、 支 B 开三	曾献飞（2006:98）
	桂阳六合	叔母	姆姆[me ³ me ³]	上声	灰合一	邓永红（2016:110）
	蓝山太平	叔母	姆姆[mei ⁵ mei ⁵]	阴去	灰合一、先开四	罗昕如（2016:116） （注：全浊上与次 浊上字今归阴去）
		伯母	伯姆[pa ⁵ mei ⁵]			
		舅母	舅姆[c ^h iəu ⁵ mei ⁵]			

据表 2，客家话 4 个方言点“姆”的韵母若取“最大公约数”可跟齐开四及支开三对应，此外跟微合三也关系密切。江西畲话和湘南土话中“姆”的韵母多数对应灰合一，这跟吴语情况一致。客家话与畲话及湖南的乡话、土话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联系。表 2 中诸方言点 me/mei 类语素的韵母可归为两类：一类对应中古灰合一；另一类对应中古齐开四或支开三，调类多数能追溯到浊上。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假定上述吴语、客家话、畲话、乡话及土话 17 个方言点的“姆”都同出一源，尝试从历史文献和共时方言的一些蛛丝马迹中追溯其来源，并解释为何“姆”在吴语和客家话里对应不同的中古韵类。客家话及江西畲话都存在古次浊上归阴平的情况，南康潭口话的“姆”读上声，可以推测客家话“姆”的早期声调应属浊上。

二 “姆”与“孀”的对应关系及“孀”系的分布

有些学者认为“姆”的本源是“母”，不少方言著作记作“姆”或“𪛗”，皆未正确揭示

^① 本文中，“畲话”指畲族说的汉语。

其来源,需要辨析。《玉篇·女部》载:“嫫,莫奚、莫移二切。齐人呼母。”《广韵》注音“武移切”,明母支韵开口三等平声。“嫫”在韵母和声调上跟吴语的“姆”不合,“嫫”虽然能跟客家话“姆”的韵母对应上,但是声调上难以解释,因而很难说古代北方的“嫫”跟南方汉语的“姆”存在对应关系。

东南方言的“姆”还是能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与之关联的蛛丝马迹。“嫫”字最早见于中古字书《广雅》,《广雅·释亲》“嫫,母也”,隋代曹宪注了两个反切,即“乃弟,又奴解”。“嫫”在《广韵》也有两种读音,一是奴蟹切(娘母蟹韵开口二等上声,今音 nǎi),注解“乳也”;另一特殊读音值得注意:奴礼切(泥母荠韵开口四等上声,今音 nǐ),注解“楚人呼母”^①。这两个不同读音的“嫫”不是同一来源,需要分辨。为行文方便,奴礼切这个音下文一律用“嫫”记录,奴蟹切这个音一律用“奶”记录。

湖北出土的春秋战国楚地铜器如楚季𤛵盘(《殷周金文集成》10125号)、曾孟𤛵谏盆(10332号)和曾侯𤛵(吊姬𤛵簠)(4598号)以及新出土的随仲嫫加鼎(曹锦炎 2011)等铜器铭文上均见“嫫”字,用为姓氏:



(楚季𤛵盘)



(曾孟𤛵谏盆)



(曾侯𤛵)



(随仲嫫加鼎)

典籍中楚国王室姓氏“𤛵”,其字金文皆写作“嫫”^②(曹锦炎 2011)。曹兆兰(2002)将《广韵》中“楚人呼母”的“嫫”跟楚姓“𤛵”联系起来,本文赞同这个看法;但曹文把乳房义、奴蟹切的“奶”和母亲义、奴礼切的“嫫”看作是同一个词,并且认为“女”“嫫”“母”三者有同源关系,恐怕非是。“奶”与“嫫”并没有同源关系,“奶”在中古至唐代均指乳母。“𤛵”在《广韵》中属明母支A开口三等。李方桂(1980:66)的上古拟音为 *mjigx;郑张尚芳(2013:433)认为三等上古无 -j- 介音,因而“𤛵”的拟音为 *meʔ;赵彤(2006:123)也将战国楚方言支部的主元音构拟为 *e。可以看到客家话的“姆”跟战国楚地金文的“嫫”(𤛵)不仅词义上相匹配,在声韵调上也是完美对应的。

而到了《切韵》时代“楚人呼母”的“嫫”声母却是泥母,也就是说“嫫”历史上有明母和泥母两读,春秋战国楚地金文中为明母,《切韵》仅记录了泥母的读音。奴礼切的“嫫”,李荣(1956:142)的中古拟音为 *nei。也就是说在战国至《切韵》时代之间,“嫫”发生了从明母到泥母的音变。古汉语及方言中明母三等与泥母、日母交替的现象并不罕见。如潘悟云(2000:317)所举:“‘弥’明母,‘祢’泥母,同一个‘涕’字读绵婢切又读奴礼切。可见‘尔’的上古读音应该是 *m·ljel' > m·njel' > nie'。”此外,笔者母语江西安远(龙布)客家话也存在 m > n 的现象,龙布话的判断词为“係”[hei⁵],句末疑问词“唔係”说成 mei¹ (m¹+hei⁵ 的合音),但否定判断句中的“不是”却说成 m¹nei⁵,这是由于: *m¹hei⁵ > *m¹mei⁵ > m¹nei⁵。

从音理上来说,语音学有锐音和钝音的对立。沉钝性(grave)与尖锐性(acute)是雅柯布森等(Jakobson et al. 1981)提出的12对音位区别特征之一。钝音是“频谱较低的一边占优势时”的音,锐音是“(频谱)较高的一边占优势时”的音。辅音中喉牙唇音属钝音,舌齿音属锐音;元音中前高元音属锐音,后高元音属钝音(郑张尚芳 2001)。m 是钝音, i、e 及 n 是锐音,钝音声母 m 受到后面前高元音的影响而变为锐音声母 n 是常见现象,演变条件即:

^① 《切韵》的另一个版本唐写切三(《十韵汇编》)的注解为“夷人呼母”(周振鹤、游汝杰 1986:214)。

^② 实际上以上诸字应该隶定作“嫫”,所从声符应当是“𤛵”,“嫫”和“嫫”“𤛵”同属明母支部。

$$m > n / \begin{pmatrix} +前 \\ +高 \end{pmatrix}$$

也就是说在战国至南北朝之间，古楚地部分地域的“姆”发生了声母由明母到泥母的例外音变。因此我们可以将东南诸方言的“姆”跟《切韵》奴礼切的“孀”联系起来。下文用“姆”来代表声母为 *m* 的一系，用“孀”来代表声母为 *n* 的一系。

以上判断有共时方言作为依据，处在古楚地核心地带的今湖北黄孝方言仍见“孀”系的遗存。据《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 1948:1513）的记录，词条“妈”下罗田、广济、蕲春、阳新这几个方言点都是 *i*⁶（写作“异”），大冶是 *i*¹（浊去全归阴平）。黄树先（1989）和汪化云（1996）都认为它们的本字当是“孀”，这个看法是对的。汪化云（2018）进一步指出：“其（孀）‘奴礼切’折合为今黄孝方言音当为 *ni*³，但实际读音却是零声母。这是因为黄孝方言中片的泥母、娘母字拼合口细音时，容易脱落声母。”汪文列举从团风县方高坪镇以西至新洲区、红安县的多数地方，“泥、匿、溺、腻”都念 *i*，“年、黏、拈、鲇、捻、念、碾”都念 *ien*，“娘”念 *iaŋ*。据郑张尚芳（2013:322）的拟音，“孀”的上古音为 **niilʔ*，这也能够印证黄孝方言 *i*⁶ 的前身是 *ni/ni* 的推断。

今闽南方言也可见“孀”系的残存。漳平永福话有一个特殊的母亲称谓“安孀”[an¹nēi³]，张振兴（1992:72）用“孀”记录 *nēi*³，并引《广韵》，实乃灼见。“孀”的韵母是前高元音，受到鼻音声母的影响而变为鼻化韵母 *ēi*，读同山摄字，同为齐韵字的“泥”也读 *nēi*²，其他类似现象如：鼻[phī¹]嗅、闻、迷[mī²]、眉[mī²]、女[nī³]、耳[nī^{3/6}]等。

春秋战国时代楚地金文用“孀”记录楚姓“𡗗”，以及《切韵》记载“孀”有奴礼切一音，可与今汉语东南诸方言仍见母亲称谓“姆”，湖北黄孝方言母亲称谓仍见“孀”系的遗存相印证。借助历史文献与共时方言互证，可以确定“姆”系与“孀”系存在语音对应及先后演变关系。《切韵》说“孀”乃“楚（夷）人呼母”，东南诸方言的“姆”与“孀”在古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很可能是来自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词。

三 苗瑶语与侗台语的母亲义词

罗美珍、邓晓华（1995:25）曾注意到：客家话女性长辈称呼中的 *me*，客家土俗字写作“媯”，在古汉语中找不到与之音义相匹配的词，但能从侗台、苗瑶语族语言中找到来源。如：傣语 *me*⁶，壮语 *me*⁶，（湘西）苗语 *mji*³³，畲语 *a¹me*⁶。尽管书中没有论证“姆”具体来自侗台语还是苗瑶语，但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李如龙（2005）也认为：壮语和傣语普遍称母为 *me*⁶，原始侗台语一般构拟为 **me*⁶ 或 **mi*⁶、**bi*⁶，这是客家话从侗台语借用的确证。汉语方言的形成历史也是一部语言接触的历史。历史上北方汉人多次迁徙南下，移民带来的中原汉语和诸少数民族语言曾有许多接触，必然有汉人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少数民族改说汉语也会把自己原来的语言特征带入汉语，造就了南方汉语来自少数民族语的底层（周振鹤、游汝杰 1986:9；李如龙 2005）。可以说“底层”是早期南方汉语跟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在现代方言的遗存（李如龙 2005），这种遗存在词汇层面最引人注目。

苗族、瑶族及畲族的先民古代称“蛮”，史籍中“蛮夷”一般泛指南方的古苗瑶人及其相近的民族。汉语东南方言有来自苗瑶语的底层，如讨论较多的客家方言与湘南土话。东南诸方言有相当一批词汇与苗瑶语族、侗台语族有渊源关系，能够建立起语音对应关系（参看邓

晓华、王士元 2003；周振鹤、游汝杰 1986:210 等)。

先来看苗瑶语的“母亲”义词能否与东南诸方言的“姆”对应。石德富(2010)将现代苗瑶语“母亲”义词分为三系：①原始形式 *mrip^D 的本义是“人、动植物之母”，后来分化为“人之母”和“动植物之母”两个义项；② *ma^C 的分布范围较小，在方言里使用频率也不高，*ma^C 的本义也并非“母亲”，而更可能是“能生育子女的妇女”，后来它的分化形式在一些方言中承载“母亲”义；③ *ʔmjaik^D 来源不明，起初只分担 *mrip^D 的“动植物之母”义，后来也表“母亲”义。苗瑶语中一些“母亲”义词确实跟东南诸方言的“姆”很接近，但确认同源关系不能只看语音的近似，除了要看声韵调的对应，也要考虑接触时代的问题。

今苗瑶语学界一致认为古苗瑶语的声调有四个调类，用 *A、*B、*C、*D 标记，相当于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其中 *D 调类是带塞音韵尾（如 -p、-t、-k）一类。后来大多数苗语支语言的塞音韵尾脱落，*D 调类并入其他三个调类，瑶语支语言则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塞音韵尾（李云兵 2003）。石德富(2010)构拟的苗瑶语“母亲”义词的早期形式 *mrip^D 和 *ʔmjaik^D 都可以被排除，因为前文所列的汉语方言无一有入声读音。从出土文献来看，至少在春秋时期古楚语就存在称呼母亲的“𡗗”（姆），而这个时期苗瑶语的塞音韵尾尚未开始脱落。*ma^C 虽是舒声调，但也可以被排除，它是苗瑶语中后起的“母亲”义词，接触时代上不合文献记载，况且分布范围也较小。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古百越语”即今侗台语。壮语普遍称呼母亲为 me⁶，该语素由“母亲”义衍生出多种词义，并且可充当分类词和词缀（吕嵩崧 2019）。侗台语族除了壮傣语支外，其他三个语支并不见 me⁶ 系“母亲”义语素。本文试对壮傣语支各语言中的 me⁶ 及其同源形式进行梳理，见下表 3。

表 3 壮傣语支语言的 me⁶ 及其同源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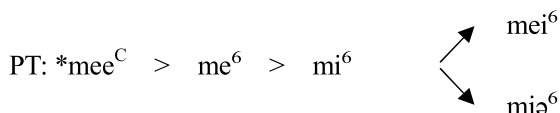
词形	语言/方言	材料来源	词形	语言/方言	材料来源
ta ⁴ me ⁶	武鸣壮语	张均如等（1999:219）	miə ⁶	丘北壮语	张均如等（1999:219）
me ⁶	靖西壮语	同上	me ⁶	望谟布依语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24）
mi ⁶	贵港壮语	同上	me ⁶	德宏傣语	同上
mi ⁶	横县壮语	同上	mɛ ⁶	西双版纳傣语	同上
mei ⁶	上思壮语	同上	mɛɛ ⁶	暹罗语（泰语）	李方桂（Li 1977:72）

吕嵩崧(2019)对壮语“母亲”义词 me⁶ 及其同源形式做过梳理，认为各地壮语“母亲”义语素皆为第 6 调，体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应具有发生学关系。李方桂(Li 1977)和 Pittayaporn (2009)都曾对原始壮傣语(Proto-Tai, PT)作过构拟，后者采用了更多的方言点材料，本文采用其构拟。Pittayaporn (2009:336)将原始壮傣语“mother; women”义语素构拟为 *mee^C，李方桂(Li 1977:72)构拟为 *mɛɛ^{C①}。Pittayaporn (2009)构拟的元音系统更为简化，他的 *e 大致对应李方桂(Li 1977)的 *ɛ。武鸣壮语的 e 大致对应广西东部横北、武宣和鹿寨三地壮语的 i，但是武宣等三地的汉语借词仍为 e。例如：“他”，武鸣、来宾 te¹，横北、武宣、鹿

① 李方桂(Li 1977)和 Pittayaporn (2009)所标的 B、C 调参照泰文书写形式，因此与古汉语平、上、去、入四调依次对应的顺序是 A、C、B、D。本文将 B 和 C 调换顺序，与国内学者的标记顺序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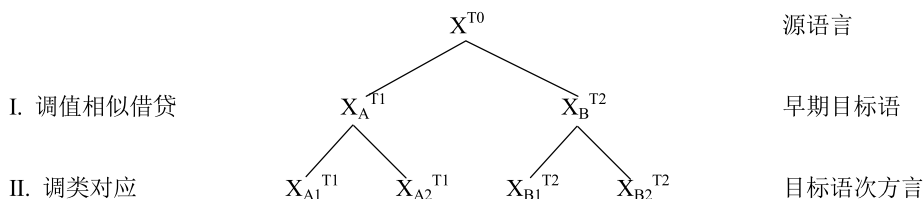
寨 ti^1 ；“母亲”，武鸣、来宾 me^6 ，横北、武宣、鹿寨 mi^6 ；“姐”，武鸣 ce^3 ，横北 tei^3 ，来宾、武宣、鹿寨 tse^3 （张均如等 1999:219）。可推测横北等地曾发生过 $me^6 > mi^6$ 的演变。

再而高化后的 i 发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演变，即：前裂化为 ei 和后裂化为 io 。从原始壮傣语的 $*mee^C$ 到现代壮傣语支各方言的各类词形的演变链如下所示：



四 “姆”在汉语各方言的历史层次

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借贷存在两种借贷方式：相似性借贷和对应借贷（陈保亚 1996:162）。曾晓渝（2003）考察了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里的汉语老借词与新借词的调类对应差异：中古早期尚未分化的壮傣、侗水共同语与汉语的接触按语言借贷的相似对应原则，后来壮傣、侗水共同语再分化为不同的语支、语言，相似性借贷转化为对应性借贷；壮傣、侗水语里的近代新借词主要来自西南官话，仍处于相似性借贷的阶段。早期汉语方言跟周边民族语言的接触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遵循语音相似性的借贷原则，即将源语的词形稍加改造适应本语言音系。早期方言后来再分化为不同的次方言/土语，早期的相似性借贷就会转换为对应借贷。具体到汉语方言里底层词的讨论，本文以声母和韵母的对应作为判断词形是否具有发生学关系的基础，将调类作为判断词形是否有一致来源的凭据。假设源语言某个语素 X 的调类为 T_0 ，进入早期汉语方言按调值相似分别折合为两种调类 T_1 和 T_2 。根据调类可划分出 A 和 B 两个方言群：调类为 T_1 的词形一致由早期方言 A 分化而来（ $T_0 \rightarrow T_1$ ），调类为 T_2 的词形一致由早期方言 B 分化而来（ $T_0 \rightarrow T_2$ ），接触模型如下所示：



本节将利用语言接触中的相似性借贷和对应借贷这两条不同原则来深入讨论东南诸方言中“孀”和“姆”韵母和声调的对应问题，由此抉发“孀”“姆”在黄孝方言、吴语及客家方言中的不同历史层次。

古楚语和古越语有来自侗台民族语言的底层，许多学者已经论及（如黄树先 1989；周振鹤、游汝杰 1986:210 等）。从出土文献来看，春秋时期古楚方言就存在称母的“𡗗”，其音值一般被构拟为 $*me$ （详见前文）。 $*me$ 与原始壮傣语的 $*mee^C$ 能够建立相似性对应关系，古楚方言的母亲称谓 $*me$ 最有可能是来自早期壮傣语支的底层词。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金文用“𡗗”记录 $*me$ ，之后楚地 $*me$ 的声母发生了 $m > n$ 的例外音变，但仍用“𡗗”字来记录，“𡗗”的泥母读音被后来隋代的《博雅音》与《切韵》所收录。从古楚方言到今湖北黄孝方言母称 i^6 的音变过程可构拟如下： $*me > *ne > *ni > i^6$ 。

吴语各方言点“姆”的读音能一致对应灰韵，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集韵·霁韵》说：“吴俗呼母曰媼。”后来清代郝懿行《证俗文·称谓》记录：“吴人曰媼，又曰媼。”从这

两条文献记录中我们可获知两条信息：一是在北宋之前吴语就存在称母的“姆”；二是吴人早期用齐韵字来记录它，后来用灰韵字来记录它。而根据前文表 1，“媿”属齐韵跟现代吴语“姆”的读音对不上。本文认为这与吴语早期存在齐灰（哈）合韵的阶段有关，“媿”和“媒”其实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记音字。“姆”主要见于南部吴语诸方言，现代吴语学者对南部吴语语音的历史层次有深入的研究。本文选取南部吴语上丽片中常山、开化与遂昌这三个方言点为代表，以此管窥南部吴语齐韵、灰韵与支韵的关系和演变。本文将施俊（2014，2016，2019）梳理的历史层次与曹志耘等（2000）的调查材料结合起来形成表 4。

表 4 吴语上丽片齐韵、灰韵与支韵的层次^①

方 言	齐韵层次			灰韵层次			支韵层次		
	层次	韵母	例字	层次	韵母	例字	层次	韵母	例字
常 山				I	(i)	杯	I	ɛ[ue]	蚁/骑
	I	e[ue]	梯底/犁替	II	ue[e]	梅雷 ₁ 灰 ₁ / 碎 ₁	II	e[ue]	寄倚/碑徙
	II	i (ie)	米鸡 _a (灶~)/ 泥鸡 _b	III	ui	雷 ₂ 推 ₂ 碎 ₂ 灰 ₂	III	i (ie/ə)	知 _a 离 _a /离 _b /知 _b
开 化				I	(i)	每	I	ue	蚁骑
	I	e	堤替犁细 _小	II	e[ue]	杯梅推雷/ 灰回	II	e[ue]	碑倚/徙
	II	i (ie)	篦米洗/ 弟泥鸡	III	—	—	III	i (ie/ə)	离 _a /离 _b /雌刺
遂 昌				I	—	—	I	a	蚁
	I	ei	梯厘 ₁	II	ei	杯背赔 梅腿雷	II	ei	碑倚
	II	i (ie)	篦米厘 ₂ / 底西鸡	III	—	—	III	i/ɿ (ie/ɿ)	被/知 _a /纸/知 _b

以常山方言为例。施俊（2016）将常山齐韵分为两个层次：e[ue]层和 i (>ie) 层，并且判断前者是更早的层次，e[ue]读音层是方言自身的层次。表 4 可见齐韵层次 I 对应灰韵层次 II，齐韵层次 II 与支韵层次 III 合流。施俊（2016）认为：南部吴语 19 个方言点均有齐韵读如哈灰韵的层次，可以视作这一区域的共同保留，属于早于《切韵》时代的早期层次保留；后来齐韵和支韵各自发生了相同的音变，齐韵和支韵部分字再次合流。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何吴人早期用齐韵字来记录灰韵的“姆”。后来齐韵发生了另外的音变，跟支韵部分字合流，而灰韵保持不变，因而我们现今看到的吴语各方言的“姆”只能与灰韵对应。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形成并开始分化于魏晋时期。现今吴方言里“姆”的声调并不统一，有阴平、阴上和阴去三类调。本文推测，来自早期壮傣语支的 *mee^C 是在吴

^① 右下角标 1 是白读，标 2 是文读。属于同一层次但由于音变造成的异读，右下角用 a 和 b 区分。本表将三个韵的不同层次置于同一行并不意味着这些层次处于同一时代，只是为了排表的方便。支韵本有五个层次，这里只列出前三个层次。

方言开始分化时进入各早期吴方言的，时间应该在魏晋南北朝之际。早期吴方言从壮傣语支借入 $*mee^C$ 的接触情形如下所示：

原始壮傣语	进入吴方言的早期词形	早期吴方言	现代吴方言
		$> W_1: *mx^1$	$> W_{11}: me^1 / W_{12}: me^1$
PT: $*mee^C$	$> *mx^C$	$> W_2: *mx^3$	$> W_{21}: me^3$
		$> W_3: *mx^5$	$> W_{31}: mei^5 / W_{32}: me^5 / W_{33}: mei^5$

从前文表 2 可以看到客家话各方言点“姆”的读音表现很一致，韵母一致对应支韵及齐韵，声调可以上推到浊上。因此本文推测早在原始客家话阶段，也就是客家方言尚未开始分化的阶段，早期客家先民就已经从与壮傣民族的交往中借入早期壮傣语的 $*mee^C$ ，时代大致在唐末至北宋。邓晓华、王士元（2003）曾指出：“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客家话“姆”的来源及音韵特点支持这个论断。通语中，蟹摄三、四等韵（祭齐）与止摄支韵合流始于五代，完成于北宋，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现今客家各方言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这一层次特点。

谢留文（2003）调查发现：客家方言是支与脂之有别的方言（主要见于江西和闽西的客家方言），属于南北朝时代南方方言的类型，支与脂之有别比支与脂之相混的层次要早。下面讨论客家方言齐支韵的演变牵涉脂之韵，所以放在一起讨论。以广东梅县话为例，将齐支韵与脂之韵对比，齐支合韵的音值应该存在两个阶段：

阶段 I	阶段 II	脂之韵
舐/齐洗细	米弟西/皮帝知[紫池]	眉四姨[师]/李欺意[时齿]
e	i[ɿ]	i[ɿ]

可以看到，梅县话里齐支韵口语字的韵母读 e 的阶段跟脂之韵读 i 有别，属于早期读音。后来发生了 $e > i$ 的高化音变，使得齐支韵部分字跟脂之韵合流，这种音变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齐支韵的 i 在有的方言里进一步发生了 $i > ei$ 的演变，如从江西安远（龙布）话里可以观察到齐支韵的音值 $i > ei$ 的扩散式音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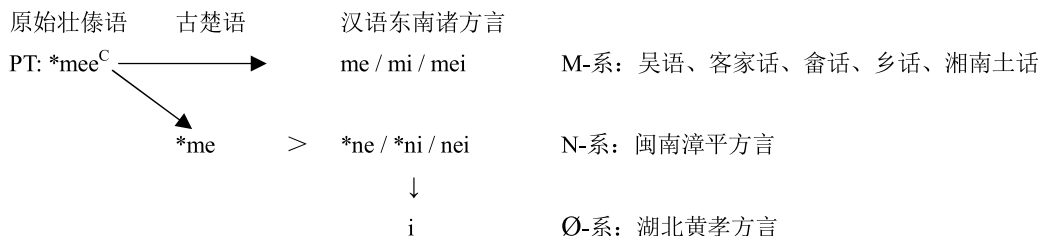
阶段 I	阶段 II
米算西/碑知	泥弟细/被倚椅
i	ei

现今安远（龙布）话早期支韵与脂之韵有别的特征已经消失，因而不能拿脂之韵作为参照。齐支韵读 i 的字已经很少，齐韵口语常用字里仅有“米[mi³]、算[p^hi⁵]_{~子}、西[si¹]_{~北}”三字的韵母读 i，支韵读 i 的口语常用字仅有“碑[p^hi¹]、知[t^hi¹]^①”二字，其他多数齐支韵口语字韵母读 ei。而与之相邻的安远县城话支韵读 i 的口语字相较更多，如龙布话的“被[p^hei³]、倚[k^hei³]、椅[jei³]”三字，在县城话里分别读 p^hi³、k^hi³、ji³。安远话里齐支韵的韵母读 i 是更早读音，ei 是后来 i 的裂化音变，在龙布话里扩散得快，在县城话里扩散得慢。因此在 4 个客家方言点内部，我们拟测早期客家话“姆”的读音为 $*me^4$ ，“姆”的音变顺序为：me > mi > mei。早期客家话从壮傣语支借入 $*mee^C$ 的接触情形如下所示：

原始壮傣语	进入客家话的早期词形	原始客家话	现代客家方言
PT: $*mee^C$	$> *me^6$	$> K_1: *me^4$	$> K_{11}: me^1 / K_{12}: mi^1 / K_{13}: mei^1 / K_{14}: me^3$

① 这是客家方言知组声母读如端组的残留。

从早期壮傣语到古楚语，再到现今汉语东南诸方言，从“姆”到“嫫”，这些殊异的语音形式其实都有同一来源。最后梳理一下本文涉及的几个语音形式的演变链条：



五 余 论

本文利用历史比较法，从历史文献与共时方言互证的角度，论证了古楚方言的“𡵚”“嫫”及汉语东南诸方言的“姆”来自早期壮傣语支的 *mee^C，这是古楚方言、吴语、闽语及客家话等东南诸方言具有侗台语底层在词汇上的一例明证。同一借词在不同方言的不同时期往往对应不同的音韵特点，因而借助借词读音在本方言的音韵层次特点可大致推测其借入时代。本文最后借助汉语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研究，根据“姆”的音韵特点，分别拟测了 *mee^C 借入吴语和客家话的时代。父母称谓词作为人们日常使用的高频词汇，能够从早期壮傣语言进入汉语方言，也侧面反映出早期汉族跟壮傣民族交融与通婚的情形。

来自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进入汉语后很多也会被纳入汉语音变的轨道，为《切韵》或其他韵书所记录。汉语方言词汇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汉语方言内部的讨论，有必要扩大视野，把眼光放到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接触上，更为深入地揭示汉语方言的历史与层次。对南方汉语方言中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词进行探讨，首先应充分关注汉语方言自身的历史层次研究，以及藏缅语、侗台语及苗瑶语等语族的历史研究，挖掘不同语言/方言之间词汇的对应关系，发掘出更多的语言接触事实。同时也要重视古代文献的作用，如出土文献、韵书及字书等，古代文献有时能为方言与方言之间、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关键线索。

汉语方言里来自其他民族语言词汇的鉴别与分析也是汉语方言词汇史、语言接触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以往的这类研究现在看来不少存在主观臆断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也牵涉操作程序的问题。如何更加科学地进行汉语方言底层词的研究？以本文的研究案例为参照，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以下操作程序：

(1) 对于汉语方言中来源不明的语素 X，首先要联系整片方言来看，确定 X 在该方言群的音韵地位及音韵特点，再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方言。(2) 尽可能地搜查历史文献中与之有关的记录，确定 X 的时代下限及早期音韵特点。(3) 充分利用该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研究，发掘 X 读音的层次特点及时代性，有条件的话拟测出它在该方言中的早期音值。(4) 充分关注周边民族语言的历史研究，从源语言中 X' 的原始词形出发构建出从原始词形到现代各方言词形的演变链条，为接下来构建相似对应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5) 最终为汉语方言中的 X 与源语言中的 X' 建立相似对应关系，借助文献或其音韵特点的时代性拟测 X 的借入时代。

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和侗台语等东亚语言的母亲称谓，哪些是同源，哪些是源于接触，关系错综复杂。本文不可能讨论所有语言/方言的相关形式，而是先把一部分形式通过历史比

较法联系起来,再厘清其中的接触关系,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曹锦炎. 2011. 《“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嫫加鼎》,《江汉考古》第4期.
- 曹兆兰. 2002. 《金文中方言“嫫”与雅言“母”的相因生义》,《方言》第2期.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等.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 陈保亚. 199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北京:语文出版社.
- 邓晓华、王士元. 2003.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古汉语研究》第2期.
- 邓永红. 2016. 《湖南桂阳六合土话》,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傅国通、郑张尚芳. 2015. 《浙江省语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胡松柏、胡德荣. 2013. 《铅山太源畲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黄河. 2021. 《西北部吴语事物疑问代词的来源》,《方言》第2期.
- 黄树先. 1989. 《古楚语释词》,《语言研究》第2期.
-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荣. 1956. 《切韵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 李如龙. 2005. 《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民族语文》第5期.
- 李云兵. 2003. 《苗瑶语声调问题》,《语言暨语言学》第4期.
- 刘纶鑫、余颂辉. 2008. 《贵溪樟坪畲话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美珍、邓晓华. 1995. 《客家方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罗听如. 2016. 《湖南蓝山太平土话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嵩崧. 2019. 《壮语“母亲”义语素》,《广西民族研究》第6期.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施俊. 2014. 《论南部吴语支脂之韵的读音层次》,《中国语文》第5期.
- 施俊. 2016. 《论南部吴语齐韵的读音层次》,《语言科学》第1期.
- 施俊. 2019. 《论南部吴语蟹摄一等韵的读音层次》,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辑)第314-32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石德富. 2010. 《苗瑶语“母亲”源流考》,《民族语文》第4期.
- 汪化云. 1996. 《鄂东北方言中的父母称谓词考辨》,《黄冈师专学报》第1期.
- 汪化云. 2018. 《黄孝方言的母亲称谓》,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励耘语言学刊》(第2辑)第281-289页,北京:中华书局.
- 王文胜. 2012. 《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温珍琴. 2018. 《南康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谢留文. 2003. 《客家方言“鱼虞”之别和“支”与“脂之”之别》,《中国语文》第6期.
- 叶祥苓. 1988. 《苏州方言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曾献飞. 2006. 《汝城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曾晓渝. 2003. 《论壮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第1期.
-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张振兴.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 彤. 2006. 《战国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等.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
- 郑焱霞、彭建国. 2016. 《湖南城步巡头乡话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1. 《上古汉语的元音、韵尾及声调的发源》，载赵嘉文、石锋、和少英主编《汉藏语言研究——第三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第 74-81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周振鹤、游汝杰. 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庄初升、黄婷婷. 2014. 《19 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Jakobson, R., C. G. Fant & M. Halle. 1981. 《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王力译，《国外语言学》第 3-4 期。
-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Pittayaporn, Pittayawat. 2009. *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New York.

The Maternal Terms *mei* 姆 and *ni* 嫲 in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YE Yanpeng

[Abstract] The synchronic *mei* 姆-series maternal terms reported in modern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residual *ni* 嫲-series terms remaining in the Huangxiao subdialect in Hubei corroborate two ancient linguistic facts: the use of *ni* 嫲 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u 楚 region to record the royal surname *mi* 芈 of the State of Chu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the note in *Qieyun* 切韵 that *ni* is the term that “the Chu (Yi 夷) people address mothers”. Through cross-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philological records and the synchronic dialects, we demonstrate a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and chron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i*-series and *ni*-series terms. *ni* (*mi*) in the ancient Chu dialect and *mei* in modern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Wu, Min, and Hakka ultimately derive from *mee^C in early Tai, a definitive piece of lexical evidence attesting a Kam-Tai substratum in these dialects. Furthermore, with the help of features of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mei* in the dialects, we propose the times when *mei* was introduced into Wu and Hakka respectively.

[Keywords] maternal terms Chinese dialects Kam-Tai languages substrate words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310058 杭州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